

卷之四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僖公二

八年惠王二十二年六年齊桓二十二年晉獻二十三年南文六密穆

八年秦穆六年成十八秦正月

**附錄** 齊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

乃幸焉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諸侯伐

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齊桓

綏合諸侯翼戴也子而鄭伯時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

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

邑之善此將與圍長葛圍密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



伐鄭也致何也犬 齊自召邵音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枯葉之易也圍而不與有遺去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若所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也

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若所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也

國遂伐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此與致伐楚之比爾善之尤則何以致父也此與致伐楚之比爾

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子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冀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

翼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

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計也

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故厲圍而不與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比于匡書次為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不以專事為

也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



是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街壁按楚本國許以殺  
諸侯救許與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權乃隨蔡侯  
為城國之礼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  
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  
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惠王二十七年魯桓二十九年春齊人伐鄭魯文七

魯穆七年魯桓二十九春齊人伐鄭魯文九

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

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張氏曰鄭未○夏小邾子

來朝魯文十○鄭殺其大夫申侯魯文十

進也○鄭殺其大夫申侯魯文十

出也○鄭殺其大夫申侯魯文十

女安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庇魯文十

多於女魯文十

有言曰知臣莫若君

將去卑師少稱人魯文十

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

故桓公復扶又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

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

說如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魯文十

累上言責及其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

其大夫信失刑矣魯文十

罪之師鄭服逃監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

乃歸罪於申侯蓋信讒而頌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

侯而責鄭伯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



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  
左氏載陳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勤之  
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  
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一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  
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  
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  
之得謂說于齊矣何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審母

母音某又音無國作寧母音同  
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禮不易無人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  
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厲諸侯  
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曰不好之謂禮守命其時  
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嘗  
今苟有姦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  
刑齊而中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

也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詳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  
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  
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  
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  
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登者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明盟于齊  
穀梁傳衣裳之會也杜氏曰審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  
泥母亭音如審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  
於諸侯不受鄭出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  
正救多矣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出子之事觀  
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  
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  
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  
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宮盛明之時  
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  
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鄭伯乞盟於會齊桓必未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泚  
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  
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  
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曹伯班卒  
公子



友如齊南盟齊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  
此同魯哀公十四年夏會臧冬季友復聘  
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曹

### 昭公

#### 附錄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惠王二十八年穆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主人齊侯宋

桓三十秦穆八 成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主人齊侯宋

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

有鄭世子華左傳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

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愛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

疾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微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

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西卷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

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

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

者直書曰來隱公元年以私好去出聘者不稱其使

莊公二十二年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文公三年王

四年劉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

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

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主命爾。聖人之情見

矣。尊君之義明矣。上者春秋尊王。故王人雖微序于

諸侯之上王人微者也。序于諸侯之



王疾患后主衣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  
謀之齊桓公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  
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  
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二日大故而衣帶篡立周  
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  
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  
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乞者  
至冬王室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

不保得之辭齊桓公曰春秋書乞始而逃歸今則

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華雖受盟齊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于此

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

以使鄭伯之自反齊桓公曰鄭伯前年向惠王之

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

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

伯權後禍梅前非而乞與此盟也周氏曰楚為中國

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

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

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懼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

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曷為皆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

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北至十

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齊桓公

春秋書王人者三盟兆書王人常例也救衛書王人

子突褒之也盟翟泉書王人敗之也于洮諸侯皆書

爵而翟泉諸國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為貶可知矣

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

首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

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

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立翟泉柯陵雖

澤平立書法皆同然葵立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後

皆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王則晉伯非桓比矣鄭

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于會也

伯在會而卑屈以請與於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

如表僑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於

三年晉士勾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

逃義故不泮屈巳以請服也齊桓公曰經書王臣

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左氏

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立劉子皆卿士也左氏

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



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士王子虎黑壤王叔桓公黃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褒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雖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憂。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濟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議與不議。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之。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言酌與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審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夏狄伐晉**

左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雍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雍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晉矣。夏狄伐晉。振采桑之役也。復期月。夏伐晉。時

**秋十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十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致。祭也。祭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曷為致也。議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柰何。蓋脅于齊。勝女之先至者也。○左傳用者不宜用者。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可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宗廟臨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非正也。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左傳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六代**

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也。管子。家。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玉戚。祭。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又。見。明。堂。



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

指先王言履先王之位則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雖禘太

也而其詩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音祖周頌

穆穆之言諸侯容也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

亂名犯分扶問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

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

矣禮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

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

禮矣宋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

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也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也也致者不宜致也禮子曰夫人者風氏也初成

風聞季友之繇直救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

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

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

為夫人而嫡妾亂矣禮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

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私

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

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春秋

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



惡乃此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昔死而使  
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  
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  
王無天子。故合朋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  
婦人嫁非廟見。未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  
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  
夫人。借之大者。故不言風氏。其賤可知矣。  
于齊賤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賤可知矣。  
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尊之理也。葬稱夫人。非謂  
成風可以借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  
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  
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  
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  
人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古無其禮  
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  
羸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  
志於經矣。而魯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  
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以見魯衰之甚。而舊典猶  
存也。  
人薨。明用夫人。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  
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是以緩為主人來告喪。難故也。  
蓋惠王

公羊云。議以妾為妻也。蓋魯有于齊。而之先至者。按  
娶于齊。則不當勝。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  
則無入受脅而立。齊勝。圖。教。深。云。言夫人而不  
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也。夫稱夫人而謂  
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蓋  
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  
蠶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  
四者。唯不薨于寢。亦將不致乎。不致於廟。設令  
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蓋僖公尊  
妾母成之。為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  
娶姜。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姜氏哉。圖。圖。圖。  
夫人之。說左氏。以為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  
左氏隱二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  
葬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  
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魯  
以媵為夫人。乎。趙子以為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  
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為成  
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遺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泚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一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有錄**宋公疾犬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目仁君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襄王九年**桓三十五曹二十六卒文九接成四桓三十一卒文二十二曹共二曹官四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正月公穀作二月御魚呂反公御說音悅御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不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為襄公諱按不葬者曾不會爾為襄公諱有何

夏公會率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立**齊侯豚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豚并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會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

宰兼為三公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

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

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你朕股肱耳目是以宰

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

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



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謂進

輔退而為方伯諸侯入乎朝之內出乎非王世子繼嗣之外親疎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

貴有常尊之可比矣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

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齊之人臣之

列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

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

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立

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

之會葵立為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春秋

書冢宰者四也曰謂寵妾糾聘大惡皆敗而名之閱聘

信公雖無敗辭然以冢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

則亦過矣惟宰孔出會諸侯獎霸主陳五禁使諸侯

既知尊王室而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

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也以此王世子虎盟諸侯

大夫於王都之側則敗而人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柯

陵單頃公之盟雞澤劉猷公之盟平丘皆有愧於宰

孔矣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流

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特桓公不率諸侯會于

京師友致冢宰于葵立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

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歟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

葵立以明王禁歟 廬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者二此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

之喪治之 內女也未適人而卒此何以卒也許

嫁笄而字之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不以殤禮

降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斬 炎氏曰內女為夫

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其為媵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

不書 蜀杜氏曰嫁為夫人則繫國氏曰經書內女未

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弱

九月戊辰諸侯

盟于洮

於于洮終於葵立

之爭始於首止中

於于洮終於葵立

之爭始於首止中

於于洮終於葵立

於于洮終於葵立



盟于葵丘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

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

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

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

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畏而矜之叛者九國

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奔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

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曰毋雉泉毋訖糶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

使婦人與國事國語曰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平辭之復其中必

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曰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糶

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以是爲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

書而不軟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誅

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一命之辭三

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嘗有然桓

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祀之則何

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必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

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且明周公之不盟也桓公以五命之詞約

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

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此

矣然桓公自比杏至于十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

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穀梁以爲美之公羊

以爲危之褒貶不同愚竊以爲是盟乃桓伯盛衰之

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



侯協獻捷治我存邢衛却狄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  
盟首止于兆而王室寧及乎葵立而伯業盛矣奈何  
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把之功不若城  
邢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郟無成而伯業  
衰矣故論者謂葵立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立以  
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  
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立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  
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何考故趙氏云  
此會唯六國會鹹壯立皆七國會淮八國望舊盟之  
國寧有九國叛乎宣公八年葵立書曰穀梁以爲  
美之何休曰即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耶柯之盟既  
以不日爲信此復以日爲美義相反也耶君釋之曰  
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  
穀以來至此葵立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  
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  
此說固然但既以爲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日爲  
謹之爲危之亦何不可而強欲反前例耶蓋再言葵  
立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聖人之微意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晉侯詭諸卒

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是謂之九加之以忠貞其謂之靈也夫無不爲忠也送往  
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  
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  
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矣不可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  
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  
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  
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生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傳此未  
踰年之君其言猶其君之子奚齊何猶未踰年君之號  
也謂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國人不予何也  
不正其殺也子  
申生而立之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

生而立之也故繫于其君湯曰劓曰蓋不子者謂不

以爲君則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



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去靡不

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

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宣殺

人傷之賊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侯壽之亡。漢武奇愛少子，因巫蠱事殺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

訟其寃。隋文以逆諸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閉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

自知嫡庶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

公亦自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大戎殺

其身。事見史記注。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

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彜好聲，是懿德也。宋守曰：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如此。美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或

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

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

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難

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龍生，趙王如意。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即位，呂后囚戚夫人，使人持醪飲之，斷其手足，去眼，暈耳，飲毒

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荀息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

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盧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荀息曰：殺其君之子，荀息曰

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為之。荀息曰：殺其君之子，荀息曰

奚齊無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為之。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東氏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

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繼重耳夷吾而立，其雙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荀氏

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殺奚齊國人，不子之義是也。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

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荀氏



辨疑以之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

附錄 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卻芮使夷吾賂秦

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

從之齊隰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

公子誰持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

不好弄能聞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

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憎不賊鮮不為則

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襄王十年穆二十五年晉惠公夷吾元年。宣文十

三。成五。襄公茲父元。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也

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

如齊自此曾不朝齊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

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

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周之制朝聘也

往他國朝聘皆書如。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

之不臣也。僖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

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

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

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曾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

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

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仇而魯朝之辱莫

甚焉。僖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

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狄滅溫溫子奔衛

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狄滅溫溫子奔衛

春秋。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蓋。中。國。之。狄。滅

而。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

子。○。溫。周。歲。內。曰。成。王。時。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

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臨。川。曰。○

○。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

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殺。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

敗。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歲。內。之。溫。豈。特。王。靈。之。不。振

抑。亦。伯。圖。之。有。闕。也。○。杜。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

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



之諸侯不能接而正之所病齊桓也。○晉里克弒其君卓卓子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

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

難乃曰反里克使優施飲於鳩之酒而告之以其故

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

難作齊矣吾羅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

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食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

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

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

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

且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

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

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

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

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

疎乃可問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誰

以得聞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是謂持祿容身速獻

明目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公殺適嫡音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

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董子所謂其實

為善而不知義故被之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

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

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

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

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

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



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襄公曰里克因優施烏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  
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  
卓了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  
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  
以成驪姬誑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弒  
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  
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弒君之罪曰弒君陰  
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非國語載驪姬陰  
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  
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  
罪明矣夫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  
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  
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其不能平  
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  
極內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  
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  
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如曰曰里克能  
不德優施之謀審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之能不

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出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  
無立變孽孽之變矣患皆在輸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  
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弒之罪所謂不知其義  
彼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茶豈有宜為君之  
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  
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  
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弒孔父

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  
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  
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  
立其子於是殺出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  
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  
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  
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  
與子憲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  
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  
食其言矣  
公羊傳曰  
以尊及卑也荀息閉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弒而死於難乃且書及



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

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

穀梁以戰駢為惡宋可哉荀息受命傳

幼子卓見弒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虧君

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少奪長也或曰息既從君於

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之也

昏荀氏曰謂荀息為獻公傳其庶孽使殺正嫡不能

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犬不食其言庸足

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從貳以成傾危之俗

至於刑牲軟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

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

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

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

得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可與而力辭

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

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

苟免其可觀乎聖人所取持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

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也春秋之進荀

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

曰不畏強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

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推勸敵者固有間矣然聖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荀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伏

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戚温召陵之後楚成弦圍許豈

可置而不圖舍強圍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

勤遠略况許方患楚而毀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曰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姜戎有維戎有



茅戎有戎亦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  
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

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也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

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

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

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

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

之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

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

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

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

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

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

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

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備冢乎公曰孰可使曰

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爾將衛冢乎

世子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冢乎而往衛冢乎世子曰

諸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

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醯為酒藥

脯以毒獻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

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

實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

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

是何與我之深也使入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

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

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

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

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何

阻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

之不以其罪也公羊傳公立懼克害己以是殺克故

不以弒君之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于偽反

罪罪之也



弑者為重平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

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臣聞命矣伏劔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

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

死不復扶又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

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其官○

諫獻公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稱其善乎父子之間

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

難致晉國大亂者五出縱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

弑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弑君者

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後殺君之惡何必

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為比乎此里克之事至

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

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

奉詞伐罪以討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

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

外賂秦伯內賂里克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弑惠公心

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

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

克內歉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毅梁所謂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

夫哉衛侯術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

之專遂殺之夷吾術之賂里克以圖復國其事正同

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

○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里克

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

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

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

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

○討賊不言大夫其曰大夫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

則是殺大夫自在此獨里克乎○魯相宋莊翬相魯桓

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

則其殺大夫自在此獨里克乎○魯相宋莊翬相魯桓

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

則其殺大夫自在此獨里克乎○魯相宋莊翬相魯桓

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

則其殺大夫自在此獨里克乎○魯相宋莊翬相魯桓

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

則其殺大夫自在此獨里克乎○魯相宋莊翬相魯桓



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若里克審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計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審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為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問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不與欲從君之義而不從君之感二者孰正  
晉侯殺里克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驚効里克不得則盡虎不成反類狗矣  
公羊云曷為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 秋七月

**附錄**

左傳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赦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縠其為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

重耳敗不齊矣

### 冬大雨雪

兩于付反雪○作雹○主傳何以書記異也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附錄**

左傳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雖敬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 壬子

襄王十有一年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魯穆十四相成六宋襄二周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



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  
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採用事大  
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  
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  
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士之  
評書之也高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  
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  
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莊曰鄭父名也若慶  
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  
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犁而傳言樂祁經書箕  
鄭父胥甲父而傳  
止稱箕鄭胥甲

**附錄**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  
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  
會為大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  
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  
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音者也  
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也  
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張曰男女無別則  
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  
之大計凡所當謹者必有所不及而服祭縱肆淫淫  
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  
行伯業遂衰而曾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  
穀則非禮矣公從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  
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  
饋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



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汗染之習為之一掃度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傳** 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侯平戎於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

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自歸楚黃人不自歸楚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音夷即華所謂出

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反皮寄兵城守更

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去師不出則失救忠分災獲

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黃而書

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不能救也言亡此言伐

病桓公也以其盟陽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

中國夷狄之勢月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

母怠母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

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與伐黃之師也

吳氏曰楚之強暴心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我貢如

事天子之禮黃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

於亡也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後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攘夷狄者皆仲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二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故



癸亥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十四。卒祀成七。宋襄二。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秦穆十一。楚成二十四。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

春諸侯城衛楚。立之郭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黃人待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我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

滅黃。穀。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能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

歸者既無死難。乃且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

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須。牂作郎之類是也。出奔

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

禮。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其罪為輕。弦于溫。子之類是也。若

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

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音夷

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去之不修其職。使

小國取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

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書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

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

**附錄**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盟。平戎于晉。王以主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

王以主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



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也

**朔** 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五年。鄭文二十六。陳穆公

秦穆十三年。楚成二十五年。春秋八年。宋襄四。鄭文二十六。陳穆公

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洛音其行。去荒矣。楚

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

人窺伺。斯義反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

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

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早策其義。則游聖門

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楚既滅黃而莫之恤。狄侵衛之師所以

管仲猶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收肆行。伐邢入衛而

溫。况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

**附錄** 春秋齊侯使仲孫秋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

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我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秋致之。

王城。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我

大雩。○冬。公子友如齊。陽穀。齊母及鹹之會。其

城。綠陵之軍。魯皆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附錄

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

必猶焉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李鄭之子

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

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襄王十有四年晉惠五十四文二十七年曹共七穆二

成九年襄五春諸侯城緣陵陵而遷祀焉不書

十四成二十其人有闕也羊傳孰城之城祀也曷為城祀滅也

滅之蓋徐宮為曷為不言徐宮齊之為桓公諱也曷

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

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

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方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

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

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緣陵祀邑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立則沒諸侯而不

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

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

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

于鹹城緣陵而遷祀焉則其事專矣故前日後凡直

書諸侯而不序也注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陳

鮮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詳也注吳氏曰

年齊以救邢之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且再叙

著齊桓之志方勤而伯業向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

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叙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

業向衰也不曰祀注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祖

緣陵者杞未遷也注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馬凡為

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

尤重曰城楚立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



之則楚立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我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  
師而深沒楚立之迹貴王賤霸蓋佑桓文以正待人  
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如氏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慳可以讀過故平其  
文不使伯者獨享其功為人之迷於義而乃以專封  
為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勤諸侯故異其  
文以見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有不善焉皆貴王賤  
伯蓋稱桓文之意七緣陵於城楚立之功則楚立善  
而緣陵不善矣比楚立於王首之義則桓公故過之  
不給奚暇稱貧哉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  
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城緣陵之  
事蓋與楚立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怠矣  
故經書許不如城邢略不如楚立亦輕重之權衡也  
**蜀杜氏曰**書城邢以國言之者善其救患全人之國  
也楚立緣陵以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人之國  
也**宋真氏曰**城緣陵之當音曰城邢楚立不如緣陵故以  
楚立緣陵之例觀之當音曰城邢楚立不如緣陵故以

立者當書之楚立氣陵者相之緣陵也城邢之例觀  
之當書曰城衛城邢而乃曰城楚立城緣陵蓋邢之  
下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  
也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滅而諸侯城楚立以  
封衛故曰城邢而曰城楚立把未遷而諸侯城楚立  
陵以存法也楚立之城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  
侯非王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為之也諸侯之不序則  
至如衛城則已滅而後封之也故曰諸侯之不序則  
其功亦衛之已滅而後封之也故曰諸侯之不序則  
城池未待回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  
特不待首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  
諸侯以待首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再序諸侯然杞未  
亦劣於於立也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  
城之蓋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為既滅蓋前此城  
衛城邢皆在於既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為已亡左氏  
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盧氏曰**桓公三城穀梁  
以城邢再列三師為美齊楚立不言衛遷為齊之事  
緣陵不列亨為諸侯之散至於公羊則皆以為專封  
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辭胡氏於城邢  
城楚立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鄆子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辟也非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鄆子也張氏曰鄆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耶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必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者臣也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

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後漢書孟光妻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鸞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鸞不答光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鸞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爾光更為椎髻着布衣共入山中以耕織為業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戒也歸鄆之文則是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鄆是季姬先與鄆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何氏曰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曾不防正其女乃使要渡鄆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以賤之張氏曰唐公愛女而使自擇配鄆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鄆子之大夫季姬之不子且不婦也陶氏曰未嫁之女而與鄆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姬既私遇之後使鄆子朝魯而請婚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何以居人上乎鄭氏曰鄭徐吾犯之妹美使



之自擇所配至於兄弟相殘以亂鄭國之政魯秉周  
禮而季姬與鄆子道淫如此僖公正始之道亦可媿  
矣左氏曰春秋書及及者為主以季姬為主則其與  
鄆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左氏曰季姬之朝按稱季姬  
明魯未嫁女也公怒鄆子不朝季姬使之朝按稱季姬  
歸于鄆明此時鄆子請娶之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  
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佚至甚劉氏曰若實來寧向  
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何以不書歸乎宋氏曰  
秋之世閭闔不嚴男女之別亂如文姜比年出會里  
巷匹婦尚或耻之則季姬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  
嫁笄而字書曰季姬則字也婦人書字許嫁之辭也  
豈其許嫁于鄆而未歸于鄆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  
也此邑也其言崩何嚴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  
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為  
沙鹿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沙鹿晉地也下偃曰其年必有外外國幾亡詩釋曰

川沸騰山澤萃崩朱氏曰山頂曰冢萃崩也言西周  
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  
事應去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  
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董子曰國家將有失  
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谷氏曰服虔曰沙鹿山名鹿山足林屬山曰鹿漢  
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元  
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孫氏曰鹿山足也謂  
山連足而崩爾詩山冢萃崩猶以為異此異之甚也  
也凡山崩不係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墮星退鶴  
也文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係  
國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為天下異乎又曰沙鹿  
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可知  
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王氏曰文定於梁  
山崩言為天下記異則沙鹿  
之崩疑亦非止一國之異矣



狄侵鄭入衛伐邢滅祀歲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

受禍署拒也○冬蔡侯肝卒肝許乙反蔡侯諸侯時卒

舞見獲于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臣子

慢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改者因文以見也若必以惡

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

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

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

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

民所棄也近猶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

哉

襄王十有五年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

穆二祀成十宋襄六秦春王正月公如齊張氏曰公十

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王氏

社頭謂諸侯五年一朝之制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

朝之義皆非是周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

五年為合禮乎厲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

宗冬遇時見異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

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甸服六歲一見男服六歲一見

采服也天子之於天子巡守與行

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土制曰諸侯之於天子巡守與行

一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

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二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於是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與周官及禮家所錄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

無所出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

國聘焉春或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

盛時朝王之禮也王道絕矣此兼山黃氏說也○楚人

伐徐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台諸



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  
即諸夏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  
也國與國盟兵車之會也  
盟于杜丘之盟且救徐

遂次于匡  
遂繼事也次止也  
有畏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

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自故臣凡也內獨出

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  
別尊卑也

楚都于郢  
郢在江之南徐在淮之

境而舉兵伐徐暴橫  
去聲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

齊密迹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  
徐非專為存徐

計亦自為也徐近於齊楚人伐之所以震齊之鄰  
為謀深矣楚人想志於徐則必乘勝造齊之南境

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境之難也今書盟于杜丘

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  
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

侯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

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怠而人

心始離乎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此心之盛衰霸業之

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

可知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  
者諸侯緩

于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止書大夫帥師而諸侯

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

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桓

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今諸侯不親

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聊且應之而不異其

成功也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  
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  
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



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凡救當

失救道也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

會救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師師何公子慶父也

也又曰救不言次言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

也桓公為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盟始於雞澤悼

公為之也王曰霸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

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

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孟子

言以力假仁者霸又曰五霸假假之也假之一字得春

秋誅心之法矣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後及也

非主魯之帥也去矣三年言會而孫約及諸侯之後及也

及袁橋盟之意同不他言大夫若曰受命其君故音

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界之大夫而音

秋之法必欲其推孫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經書盟

而後救者杜立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

夏五月日有食之

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

伐厲此有厲鄉也救徐也兵法攻所必救房在徐楚之

在所以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也然此楚徐徐于姜林則房

曹同伐厲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夫救徐而齊侯獨師

而中國之威已頓矣此伐厲以救徐也見強楚之難禦

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房近徐而楚遠江則齊桓

之用兵猶愈也八月公作蠶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

此春秋致會凡一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

也魯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季列歸



于郟也。○郟子請娶季姬信公許之至是始歸

傳云止之豈絕之哉。曾人為國諱醜斷止之說以

求辨其迹仲尼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人習

其事而不知之此類是也。○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羊傳。晦者何冥也震

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

之字也。季氏之字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

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真也。震

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書。記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

夷伯之廟者。天應法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

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氏之祖父夷伯曾大夫。展

夫既卒。穀梁以為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

書字。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王立七廟。曰考

祖考廟。有一批。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氏曰。契為殷祖。棄為周祖。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不

善之積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祭義曰。天子展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祭義曰。天子展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祭義曰。天子展之日。監而



襄公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也  
真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字微者稱夷伯大之也  
天戒之故夫之按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為天所罰翻  
乃書字反於理甚矣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  
亦原仲

###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襄陵詩氏曰同盟始自相  
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衰

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於此見桓德之衰而  
衰志之私也家氏曰宋衰於桓之方存已有圖霸之心  
其後執滕圍曹張本於此春秋所譏也東氏曰諸夏之

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宋衰為之  
也廬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伐

宋遂去宋人為不釋之憾夫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  
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宣三

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亟哀三年有樂賢之  
伐六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入而

曹亡於宋矣左傳子產曰曹畏宋豈  
非壞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楚人敗徐于婁林

敗必邁反左傳楚敗徐于婁林徐侍救也穀梁傳夷狄  
相敗志也杜氏曰婁林徐地也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

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  
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眾盟于杜丘次于國以

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  
宋公以是為盟主病矣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

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无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  
林以罪之列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下有元德顯功過

於周室焉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上非諸侯  
所當名也故夷狄之左傳徐自莊二十六年見經信

三年取舒十七年伐夷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昭四年  
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楚皆稱子獨此年與文七年

伐宮並率號內不使與中國同外不使與夷狄等也○  
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

廬陵李氏曰徐之率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為  
徐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

惡大故狄之無据之言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

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公屬

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賈於賈

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成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  
故秦伯伐晉下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曰：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豚。憤。與。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二。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徇。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安。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不。示。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我。馬。還。寧。而。止。公。號。慶。鄭。曰。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欒。御。韓。簡。執。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後。舍。從。之。秦。伯。使。歸。馬。曰。二。二。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妹。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載。

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晉。侯。將。至。以。大。子。榮。弘。與。女。簡。壁。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以。入。則。朝。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犬。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皆。天。地。也。重。怒。誰。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欒。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成。而。殺。其。君。祗。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活。亂。先。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矣。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之。睽。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吝。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立。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



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  
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傳者皆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不知其罪不悼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知其罪不悼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子怨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曰不免君  
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  
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約而不定  
晉侯饋七年焉我折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晉君於敗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  
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  
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  
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  
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  
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  
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禮記  
凡戰而死而死者言滅生禽曰獲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年戰于宋僖十八

皆書伐觀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禮記

蔡侯獻舞書以歸禮記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

獲夷狄不書夷狄交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

日宋齊之耻晉甸侯也而言獲是夷晉侯於大夫然猶

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禮記書伐者

著被伐而及禮記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

厚書以歸者罪其不能效死御敵甘就執禮記今此專罪晉

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怨秦伯也然則秦戰美

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

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禮記君將不

師也君信不禮記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禮記大夫戰而見獲

敗績亦君重於師也二者異文同義



必書師敗績

如戰于大棘書宋師敗績獲宋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

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于偽時君牛羊用人莫

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

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元后作民父

為體父母之於子心之於四體尊卑輕重之分夫冠地履之不可紊故春秋以君為重

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

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

以為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隋宇文文化及

王焜皆託以為民而濟其大逆者也

顓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送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為見經之始又曰是年桓公伯衰而宋楚秦晉之變遽見春秋備書

之其五伯迭興之會也故穀梁云晉侯失

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為君而見獲苟

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

不書師敗績者幸君獲為重耳







卷之四